

# 山河犹记英雄气

## ——记菏泽籍抗战英烈群像

在中华民族那段波谲云诡、血火交织的抗战岁月里，无数英雄儿女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史诗。来自齐鲁大地、牡丹之都的菏泽儿女，正是这历史洪流中的铮铮脊梁。赵登禹、姜玉贞、袁复荣、董履庭、何健之、刘齐滨、王道平、王石钧……这一连串闪耀的名字，如同巍峨的丰碑，矗立在历史的星空下，镌刻在民族记忆深处。他们的人生轨迹各异，却以同样的信念与赤诚，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至今仍激荡人心，催人奋进。



武工队，被捕后坚贞不屈，1942年在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4岁。董履庭19岁入党，后组建武装抗日队伍，缴获物资归还百姓，建立鄄北联防线保护群众。1943年，他带病立誓“死也要死在抗日岗位上”，后在日军“扫荡”中为掩护群众转移，血战至弹尽粮绝，壮烈牺牲，年仅23岁。何健之、董履庭等人，是无数菏泽热血青年的缩影。他们的青春，没有花前月下，只有硝烟弥漫；他们的选择，不为个人前程，只为民族解放。

### 勤政爱民：鞠躬尽瘁 构筑堡垒

抗日战争的伟力，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党群同甘共苦，建立了血肉联系，筑起了真正的铜墙铁壁。刘齐滨是鲁西南第一任抗日专员，这位北大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返乡抗日，变卖家产支援革命。担任专员后，视自己为“人民长工”，廉洁奉公，即使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嘱托不要特殊照顾家属。王石钧任曹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时，与战士同甘共苦，卖牛为伤员购药，却在灾荒时婉拒家人领取救济粮。被捕后受尽酷刑，宁死不屈，牺牲前仍心系百姓度荒，询问“杨槐花开了没有”。这些人民的好干部，是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他们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正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万难、最终取胜的力量源泉。

### 铁血屏障：英勇不屈 守护家园

抗战的残酷，超乎想象。无数英烈在激烈的战斗中血战到底，甚至未能留下姓名，但他们不屈的精神与山河同在。王道平被誉为“鲁西南半壁屏障”，早年参加革命，抗战中成功组建和发展抗日武装，以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统战智慧瓦解顽敌，稳定根据地，最终因长期征战而病逝于岗位。袁复荣作为鲁西南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长期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平易近人，被群众亲切称为“袁二哥”。他积极参与了艰苦卓绝的“红三村”保卫战。1943年，在反“扫荡”斗争中，他与司令员朱程率部血战至弹尽粮绝，赤膊挥刀与敌肉搏，双双壮烈牺牲。这些英雄，用生命践行了“甘洒热血抗日军”的誓言。在菏泽烈士陵园以及遍布城乡的纪念设施中，长眠着众多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他们或许事迹不尽相同，但都展现了中华儿女面对外侮时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种气概，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的精神脊梁。

时光流逝，英雄不朽。赵登禹的大刀寒光，姜玉贞的守城誓言，何健之的青春理想，董履庭的临终壮语、刘齐滨的公仆情怀、王石钧的为民初心、袁复荣的赤胆忠心、王道平的抱病征战……这些菏泽籍抗战英烈所共同展现的忠诚、担当、奉献、坚韧、不屈的品质，早已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凝聚成菏泽儿女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日之菏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片英雄的土地，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当我们漫步在今日菏泽的繁华街市，享受和平阳光之时，当时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烈。他们的精神，如同永恒的坐标，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提醒我们：唯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吾辈自强，方能不负先烈、开创未来。文/图 记者 马源勤



### 血洒疆场：战死他乡 魂系家国

当日军铁蹄踏破山河，民族危亡系于一线之际，菏泽儿女挺身而出，血洒疆场。1933年3月9日，日军调集重兵，向长城喜峰口中国驻军发起猛攻。赵登禹将军组建大刀队夜袭敌营，取得“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的首次大捷，极大鼓舞了全国士气，《大刀进行曲》从此响彻神州。“七七事变”后，他守卫北平南苑，壮烈殉国，是抗战初期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姜玉贞将军在原平保卫战中奉命死守十日，成功阻滞日军南下，为中国军队赢得布防时间，从而取得忻口会战歼敌两万多人胜利，而他自己却永远长眠在了原平。赵登禹、姜玉贞等将军，代表的是菏泽儿女在正面战场上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壮烈篇章。当年，无数菏泽儿女战死他乡，魂归故里，用生命诠释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 青春许国：热血壮志 献身理想

抗战的烽火，淬炼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何健之是菏泽抗日根据地奠基人，18岁入党后返乡创办《永生》刊物，参与创建县委并以办学掩护地下工作。后组织抗日

# 常合民：烽火岁月中的「面人郎」

不久前，山东卫视播出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面人》，生动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菏泽一批面塑艺人在马来西亚龙运铁矿掀起一场大规模抗日斗争的故事。这场抗日斗争的领头人，除了龙运铁矿工头常天绪之外，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来自菏泽鲁西新区马岭岗镇解元集村的“面人郎”常合民。

常合民原名常天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与堂兄常天绪同为菏泽有名的面塑艺人，以捏面为生。“父亲和我堂大伯常天绪一样，本是技艺精湛的面人师傅。但抗日战争的爆发与家国情怀，让父亲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救国道路。”谈起父亲，长年在京从事慈善事业、并曾获评“全国十大公益之星”的常梦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当年，常天绪从马来西亚回乡招募劳工，常合民随之远赴龙运铁矿。龙运铁矿罢工事件后，常合民带头在新加坡参加了爱国华侨陈嘉庚组织的抗战募捐活动，深受华侨爱国精神的鼓舞。回国后，经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年仅24岁便牺牲的中共党员何健之介绍，常合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中共菏泽（西北）县委在圈头村创办“菜窖大学”（因课堂设在村民菜窖内而得名）。常合民在培训期间，聆听了延安干部方武、张志芹的讲课，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结业后，他担任解元集村地下党支部书记，一方面积极动员村中青年加入党组织，另一方面打入地主联庄会枪班，与何健之等人共同策划夺取枪支，成功组建了鲁西抗日第九游击支队。该支队活跃于鲁西东北部的黄河滩区，常合民任队长。后因日军万余人展开“扫荡”，游击队力量薄弱，不得不化整为零，队员返回各村开展地下活动。

1942年8月，我党南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常合民奉命担任永华区（今属东明县马厂、海头一带）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永华区地处战略要冲，北临黄河，西南毗邻日伪占领的东明县。此时的常合民，已成长为一名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他以捏面人为掩护，头戴破毡帽，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一边做面塑，一边与群众谈心，迅速联络进步群众，摸清了部分村庄地主、汉奸的情况以及周边敌人的动向。

在常合民的领导下，永华区发动十多个村庄的群众投身地下抗日斗争，东明海头村也成为区委较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至今，海头村一些老人仍记得化名“曹合民”的“面人政委”。常合民带领党员深入田间、牛棚，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形势，推动建立党支部、农会、民兵班等组织，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分配汉奸财产，打击反动势力。仅两三个月时间，永华区就建立起多个地下党支部和3支联防队，拥有枪百余支。

据党史资料记载，联防队的枪支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袭击日伪武装夺取枪支，二是按土地亩数向地主征枪，规定50亩地出一支土枪，100亩地出一支钢枪。这些武装力量战术灵活，多次成功击退敌人。一次，日伪军到邢彦村抢粮，常合民组织联防队设伏，围击并击溃敌军；另一次，东明日伪警备大队200余人前来抢粮，永华区联合冀鲁豫豫区分队的八路军协同作战，激战1个小时后，毙敌20余人，俘虏18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取得了重大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常合民任南华县县委常委、民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工作。离休后，他在北京重操面塑技艺，享有“面人常”美誉。1992年2月，常合民在北京病逝。他从“面人郎”到抗日英雄传奇人生，成为菏泽红色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记者 王振宇

# 民间善人徐三亭的传说

古时郓州西北有一村庄，名曰徐镇集，村中有一位叫徐三亭的乡民。他为人仗义，乐善好施，有求必应，被乡邻尊称为“大善人”。无人知晓徐三亭生于何年何月，民间相传他比玉皇大帝还早诞生五百年。

据说徐三亭通晓分身之术。某年秋收时节，徐镇集种植的大片高粱亟待收割。家家户户劳力不足，纷纷求助徐三亭。他一一一应。收割当日，竟见徐三亭同时出现在多户农田中，庄稼皆收得又快又净。次日，村民聚在村头议论，有人说徐三亭帮自家收高粱，有人坚称他在自家帮忙。众人争执不下，方悟徐三亭是以分身之术相助，使全庄抢收及时，躲过风雨，粮食颗粒归仓。

徐镇集毗邻黄河。某年夏日，徐三亭正在田间劳作，忽见一人骑驴自郓州方向沿河行来，徐三亭上前拦路，骑驴人急道：“我有要事在身，请速让行。”徐三亭却道：“你过去了，我们就过不去了。”坚决不让通行。乡人见徐三亭如此强硬，皆感不解，还有人替骑驴者说情：“骑驴不损道路，也不毁庄稼，何必为难人家？”徐三亭不为所动，厉声要求骑驴人原路折返。对方只得绕道离去。不久，骑驴人经过之处黄河泛滥，一片汪洋。原来那骑驴人乃黄河水神，正在探水寻路。因徐三亭强行阻拦，徐镇集一带百姓方得平安。

后来，乡民为感念其恩德，在村头建庙塑像，以彰善行。农忙时节，村民常将幼童送至庙中托看。孩子们在庙中出奇乖巧，从不哭闹。日久，孩童渐多，有的爬上供桌，有的攀附塑像，庙宇日渐脏乱。院中有一口井，某日家长接孩子时，见一群幼童趴在井边张望，竟无一跌落。众人大惊，知是徐三亭警示，连忙叩拜致歉。此后乡人立下规矩：定期清扫庙宇，年幼孩童不得随意进入。

又传某年外敌犯边，我军自卫还击。部分官兵驻守猫耳洞中，饮水艰难。一日，一位白须老者提一坛清水前来慰军。官兵饮下，一坛水竟使数百人尽解干渴。问其来历，老者只答“从家乡而来”，便飘然而去。军中有徐镇集籍士兵，认出老者相貌酷似家乡庙中所供徐三亭，此事遂成美谈。

乡人皆言，徐三亭本为凡人，因广行善事，终得神通，后人感念至今。因其一生为善，未尝为恶。如今，当地仍保存着徐三亭的庙宇与墓冢，以志不忘。 魏建国



# 鲁西南风情



送祝米

儿歌曰：二妮坐月子，红糖一桌子，小米一车子，鸡蛋一箱子，挂面一筐子；月子坐完了，黄脸变白了，瘦人变肥了，粗饭不吃了，光会享福了。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送祝米”是一项流传广泛且富有特色的传统习俗，体现着人们对新生命的热烈欢迎与美好祝福，凝聚着深厚的家族情感与邻里情谊。

这一习俗在鲁西南地区尤为盛行。报喜是“送祝米”中的重要环节。若家中添丁，报喜人通常会背个筐子，筐子依照“男单”习俗放入数量为奇数的红皮鸡蛋（如101个）和一本书；如生女孩，则按“女双”习俗放入数量为偶数的红皮鸡蛋（如100个）和一朵花。收到喜讯的亲友会在约定时间携礼前往主家道贺。

在鲁西南，送祝米多选在婴儿出生的第三、六、九或十二天举行，具体日期因孩子性别和地方习惯而异。通常男孩通常在第十二天举行，女孩在第九天。

送祝米当日，娘家人会精心准备红糖、鸡蛋、小米、挂面、婴儿衣服等礼物，有的娘家人还会准备些特殊礼物，如银锁、银手镯等，寓意“长命百岁”。礼物通常用红纸包裹，装进大抬盒中，由壮劳力一路抬往婆家。女眷们或乘车或步行，前呼后拥，热闹非凡。婆家则热情迎接，递烟奉茶，设宴款待。月子中的产妇，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回礼也是这一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家通常会以红鸡蛋作为回礼，数量亦有讲究：男孩回双数，女孩回单数。尽管现代生活已发生巨大变化，“送祝米”习俗仍在许多地方延续。它不仅是庆祝新生儿诞生的仪式，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纽带，联结着家庭、邻里与社会，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对家族延续的重视，以及对新生命的尊重与祝福。文/孔伟建 图/王世会

# 千载龙灵遗韵长 今朝 绮丽更动人

单县，古称单父，如同一部厚重深邃的史册，承载着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这片土地上，龙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见证着历史的流转与文明的璀璨。

单县龙文化，融合了自然崇拜、民间信仰与轶闻传说，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犹如一颗历经岁月洗礼的明珠，始终散发着动人的光泽。

在单县，许多与龙相关的传说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尤其是那些围绕黄河与龙展开的动人故事。浮龙湖的传说中，龙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相传古尧时期，后羿射下的太阳化为蛟龙，潜藏湖底。后共工怒触不周山引发洪水，蛟龙腾空而起，汲水救灾，护佑百姓。为感念其恩，当地人将此湖命名为“浮龙湖”，深水区域则称为“龙潭水寨”。

“刘媪治水”的故事同样流传甚广。清嘉庆年间，黄河泛滥，刘媪奉旨治水。他将御赐龙头拐杖抛向空中，拐杖化为蛟龙横卧决口，锁住汹涌水势。刘媪率军民打桩填沙，终堵决口，平息水患。百姓为纪念其功德，将决口处称为“龙门”，还修建“刘媪庵”以志缅怀。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一耳熟能详的歇后语，正源自今日的单县龙王庙镇龙王庙村。相传某日清晨，一只大白鹤从一口枯井探首引发大水，一夜之间冲垮龙王庙。原来，大白鹤乃东海龙王所遣，旨在勘察人间旱情，适逢雨雨，不料受人惊扰致水并倾泻，洪水泛滥，竟淹没了供奉自己的庙宇。龙王不禁自嘲：“这真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单县古城中的众多文化遗迹，亦与龙文化紧密相连。不论是牌坊、楼院，还是护城堤，处处可见独特的龙形装饰。享有“天下瑰宝”之誉的百寿坊、百狮坊，通体透雕青龙戏珠的五爪真龙，在中国牌坊艺术史上实属罕见。这些精美的雕刻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龙文化生动的物质载体。

龙，是黄河及其故道先民的精神图腾。在单县的民俗文化中，龙的形象更是无处不在：春节蒸龙馍、挂灯笼、贴龙画；元宵节舞龙、挑灯笼、燃放龙鞭炮；二月二“龙抬头”吃龙须面、舞龙戏珠、画龙点睛；端午节赛龙舟、乘龙船、提灯笼……从古至今，龙展演、龙雕刻、龙图画、龙书法、龙诗词、龙歌赋、龙楹联、龙剪纸、龙织绣、龙花馍等各式龙文化表现形式，贯穿于百姓生活日常及节庆文化娱乐之中，生生不息。

如今，与龙相关的传说与实物已成为单县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单县的龙文化，正以其独特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它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现代文明的生动诠释，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继续书写着单县的精彩篇章。文/图 通讯员 刘波

